

别让雾霾减损我们的幸福感

汤嘉琛



今日论语

持续数日的雾霾天,让上海有点像“1952年大烟雾事件”中的伦敦:PM2.5指数动辄突破300大关,海陆空交通全面受影响;局地出现能见度不足50米的强浓雾;各医院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猛增,市民纷纷抢购口罩和空气净化器;众多市民的微博和微信被各种雾霾照刷屏,“上海发布”12月5日发布的40条微博中有20条与雾霾相关……

带毒的雾霾让市民的幸福感受大打折扣,但遭遇“毒霾”之祸的并非只有上海。据新华社报道,入冬以来范围最大的一场雾霾正笼罩全国,从华北到东南沿海甚至西南

地区,已有25个省市遭遇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。如此残酷的事实证明,雾霾天并非北京市的“专利”。

从环保部门的分析能看出,各地遭遇持续雾霾的原因有一定的“个性”。比如,上海雾霾的主因是近期不利的气象条件造成污染物持续堆积,而南京雾霾与苏北地区大量焚烧秸秆有关。不过,雾霾成因的“共性”也有不少——比如,大量机动车尾气、落后的采暖方式、工业废气超标排放等。正是这些“共性”因素,让雾霾成了全国各地都要面对的一道难题,也让蓝天白云成为百姓的奢侈梦想。

当我们的健康频遭雾霾威胁,抢购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的自救行动固然值得鼓励,但在极端天气下限制汽车出行、禁止秸秆

焚烧等应急减排措施,也应成为制度和常态。伦敦当年甩掉“雾都”帽子的治理经验启迪我们,治理雾霾不能“头疼医头”,而要拿出釜底抽薪的举措。

具体来说,就是要提高环境治理在政府工作中的权重,改变“先污染后治理”“把问题留给后人”的落后思维;要以更严格的节能减排标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,降低它们为雾霾“做贡献”的能力;对城市工业布局进行调整,逐步淘汰落后产能,用“节能风”驱散雾霾。除此之外,也要鼓励普通民众积极参与,通过多用绿色能源产品、养成绿色出行习惯等方式,有效地促进雾霾治理。

在上海等地民众苦于雾霾时,平时饱受“毒霾”之苦的北京,

接连几天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级别。在微博、微信等社交平台上,北京的朋友们竟像过节一样晒着各种蓝天白云的照片,如此情景让人心绪难平。清新的空气、健康的环境本是城市生活的底线要求,但它们如今却成了奢侈品。

有的地方追逐漂亮的GDP数字,追求整洁气派的市容市貌,目的无非是想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。可问题是,如果雾霾天变成我们生活的常客,口罩变成我们出门的必备装备,幸福指数如何高得起来?从那些为蓝天白云激动不已的人身上,我们可以看出,老百姓关于幸福的诉求其实非常具体和简单,有关部门的治理工作要更给力。真希望有一天,人们对蓝天白云的反应能够恢复“正常”。



新民随笔

谢谢你的好意

沈月明

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正越来越紧地把自己包裹起来,像茧一样生硬、隔膜。我们不提供帮助,也不需要帮助。

助人为乐的美好话语依然在教科书里存在。所以成都三个小男孩争先恐后奔过去扶起一个摔倒的老太太,跑第一的孩子满心期待着大人人们的夸奖,那双干枯的手紧紧攥住了他,要他赔钱。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!

所以现在街头有很多奇观发生:哪个老人摔倒了,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扶。大家就这么围着,甚至可以很安静。这一幕很像非洲大草原上的猎兽场面。群狮扑倒了一只野牛,牛群围过来,踩两下蹄子,鼻孔喷几把热气,然后走了。这是丛林法则。但发生在人类社会,未免让人悲哀。

习惯了孤独,就再也不需要陪伴了。黑龙江巴彥县的一个女子,别人捡到她丢的7500块钱要还给她。她反复拒绝,以为是电话诈骗,说“你留着花吧”。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:举手之劳帮一个陌生人指出围中掉地上了这样的小事,对方的反应很可能是闪躲,然后匆匆离去,没有“谢谢”。

我不想去追溯这样的变化从哪里开始。“像鸭子一样”伸长脖子冷看陌生人的痛苦在鲁迅的杂文里早有描述。不过7年前南京著名的“彭宇扶老人案”,直接的恶果是:那些毫无防备伸出来援助的手,被狠狠蜇了一口,猛然缩回去了。

我突然想到一个有意思的假设。如果雷锋生活在当代,他得被当多少回骗子?他的好事还能做得这么轰轰烈烈吗?我觉得答案几乎是否定的。

比如这件事:一天傍晚,天起大雨,雷锋见公路上位妇女怀里抱着个小孩,手里还拉着另一个,身上背着包袱,在哗哗的大雨中一步一步地走着。雷锋赶紧上去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,抱起那个大一点的孩子,冒雨朝樟子沟走去……

你说搁今天,那妇女还不得拼命把雷锋拦下?估计会说:大哥,谢谢啊,谢谢你的好意。孩子,我还是自己抱吧!

于是一段温馨的人间佳话就此结束。我们的雷锋同志,可能在大雨中百思不得其解,默默转过身,回宿舍打电脑游戏去了。

新民新语

危机公关

乐梦融

最近,不知道是不是又合伙围追堵截不让汪峰上头条,娱乐圈的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来侵袭——春晚一出李云迪“找力宏”的余震蔓延至今,布局良久之后,各自接连宣称找到圈外的真爱,还都是哥大女生。

拖无可拖的张艺谋也因“超生门”被戳得人仰马翻了。经历了长久沉默,在媒体孜孜不倦的隔空喊话之后,老谋子坐不住:先是愿生服输,认罪认罚。然而发了一则“声明”,枝蔓上的败笔仍旧不胜数;比如以现在的开放计划生育来解释自己数年前的超生行为,比如以现在的婚姻事实来掩盖当年的非婚生子。好在见过世面的张导以退为进,找了个理由,推说爱这片土地太过深沉。

哪位先哲说过,不要看人家家里的锅盖都是白的——锅底,可都是墨墨黑的。其实人人都有料,只是普通人的料只能在山谷里寂寞歌唱,而明星的料却被放到了高倍相机下纤毫毕现,任由路人残酷地围观。不怕狼一样的狗仔,就怕熊一样的公关。有些人和他的团队,总是能够精准地选择错误的方向,坚决地站在网民智慧的对立面。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并不难,难的是每次都把事情做错,而这,却正是当今很多公众人物“公关”表现。

面对危机如何公关,总逃不过反应迅速、坦白承认、积极弥补……而最后的最后,当冲突来临,无论内心是不是咬碎牙根表面上非得讲点“一别两宽各生欢喜”的话扎扎台型。

演艺圈非常奇妙,艺人的工作带来的名气 and 收入,是超过他所能提供的服务。多出来的钱,别人为什么要支付?就是要买断他所有人生的内容——发胖也好,离婚也好,这些都是被消费的内容,因为人家付了钱。人家付你1000块一张演唱会门票的时候,难道就听你几句清汤寡水一样的废话——“上海的朋友,你们好不好?”“楼上的朋友,你们嗨不嗨”?他们把日后偷窥你、嘲笑你、挑逗你、消遣你的钱也一并付了。

聚光灯下的表演的确很累,惺惺作态总归比大大咧咧的随性游荡吃力得多。这盏“聚光灯”温度超高,不想灼伤,尽可离得远些。不过,锦衣玉食、车马狐裘、醉生梦死的生活谁又能轻放?

“部委败诉”见证了社会进步

日报观点

近十年来,国家多个部委已经陆续甚至数次被单位或个人推上被告席。但每每类似案件发生,案情进展依然会强烈地吸引着公众的眼球。当国家部委站上被告席,法院的压力也不小,近几年,国家部委败诉案件多与信息公开问题密切相关。有数据显示,国家部委涉诉的行政案件败诉率在不断上升。其中,财政部7年中有3次败诉。

堂堂国家部委,竟然屡屡成被告,而且有个“7年3败诉”的悲催“战绩”,放在以往,这是挺伤面子的一件事。但是,事实就是这样发生了。这体现了法治社会进步,体现了公权力受到有效制约的事实。

部委成被告被败诉,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,约束政府公共权力的法律越来越多。另一方面,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。

“政府部门和官员永远是原告”的社会是不正常的,权力和权利

不可能对等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,“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”,如果“民告官”、“民告政府”的成功几率很低,如果政府部门总是原告,而极少成为被告,则既不符合当下社会的特点,也不符合权力得到约束的现代政治文明的特点。

官与民,权力与权利,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只有司法裁判一视同仁,社会才会更加公平,特权才会失去存在空间。

(王传涛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)



漫长的等待

河南省息县一名符合五保条件的老人,等了三年未获得资格。近日,在村主任家申请五保时死亡。村里表示,上级给村里的五保指标只有八个,这几年来一直满员。息县有大量符合五保供养条件的困难人群,迟迟无法得到供养。有关部门解释:五保户口只能死一个顶一个。

自由谭

“明天你是否会想起,昨天你写的日记;明天你是否还惦记,曾经最爱哭的你;老师们都已想不起,猜不出问题的你;我也是偶然翻相片,才想起同桌的你……”当年,老狼一曲校园民谣《同桌的你》迅速风靡,击中了很多人的内心。浅吟低唱中,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。

当致青春的一代还在回忆青葱,正在青春的一代却已从此不见“同桌的你”。近日,收藏家马未都就在博客上感叹,目前北京大部分小学都已经单人独桌,过去的二连桌已不见踪影,同桌文化的消逝令人惋惜:“同桌本是人生的第一次实际的人际关系训练,可惜无意中被扼杀了。”

马未都的感叹,也是拥有“同桌的你”的记忆的一代人的感叹。此前,就有记者调查发现,近年来,

当校园同桌文化成为记忆

李妍

随着办学条件不断优化,昔日学校内的“长桌长凳”已悄悄被独立分开的课桌椅取代,很多孩子从小学开始,就已经没有了“同桌的你”。学校同桌逐渐消失,独特的同桌校园文化成为遥远的记忆,面对如今学校里如“秧田式”的单人单桌,很多人感喟:同桌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怀旧的年代,“同桌的你”是阅尽浮生后沧桑回头的一杯清酒,在一个号称处处都是陌生人的社会,它也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、隐秘与温暖的部分。那里包裹着真诚、率直、童真、烂漫……这些人之初最纯粹本真的情感,既细节精致,又真实动人。对从小缺乏兄弟姊妹陪伴的一代人来说,同桌就是同伴,

是可以共同分享青春秘密的知心朋友,是可以托付信任的挚友,是可以相互开玩笑的损友,也是有竞争有摩擦有监督的队友。百度一下“同桌”,有阐释如下:睡觉时的警卫;生病时的仆人;同桌之间有竞争;伤心时的“开心果”——高度概括了同桌在每个人心中的地位。难怪许多人谈起与同桌的故事,总能如数家珍,抖出笑事一箩筐。

同桌如此亲密无间,倒不禁让人想到在情感贴合度上比较接近的“睡在上铺的兄弟”。只是,与追忆同桌不同,在最近的复旦室友投毒案、江西室友毙命案等新闻中,“上铺的兄弟”多成了操戈同室的凶手,网友一句“感谢室友不杀之恩”,足以让人冒出一身冷汗。各路

专家像盲人摸象一样探讨大学室友关系,殊不知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如果这些睡在上铺的兄弟们,能从幼时、初中、高中开始,就完成了与同桌交往、相互磨合的初练习,或许,室友关系就不会如此悲剧。有学校老师就说了,同桌是孩子人际关系、社会交往的开始,同桌之间,即便是画三八线这样的摩擦,也是孩子面对矛盾的相处方式。只有在亲密的相处中,孩子才能学会如何处理矛盾,如何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竞争,如何去增强合作。这对个性越来越鲜明,愈发特立独行的一代,不乏意义。

没有了同桌去拆除人与人间构筑的高离心墙,想想,还真是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